

陈庭辉及其家族传奇故事

王 戈 搜集整理

陈庭辉，是北海市电影界及工商界的知名人士。陈庭辉的“生泰”家族，其经营的工商业，在建国前曾盛极一时，在北海市颇有名气。

陈庭辉的祖辈，原是北海市赤壁村的贫苦农民。祖父叫陈致祥，花名邈五。清末，陈致祥曾随其大哥到北海在“同合利”咸鱼铺打工。后来，改做敲叮叮收烂铜烂铁，并因此也发点小财，开了一间“普兴”商号，做九八生意。继之又做鸭毛、桐油、元肉、牛皮土产等生意，后因“普兴”失手，便把“普兴”商号改为“生泰”。

陈致祥共生四子，其中陈庭辉的父亲陈鸣东从小读书精勤，办事聪敏，十几岁便能协助父亲操持生意。因而被廉阳水师统带的遗孀沙毛脚二奶看中，将其独生女李家珍许配给陈鸣东。

陈庭辉的外公原是高雷地区的武林中人，周身生毛，以海盗为生，人称其为“沙毛脚”。传说他武艺超群，能在水底长蹲一日也不成问题。

陈庭辉的外婆沙毛脚二奶也是武林中人，据说她十二岁时便在少林寺习武，善熟轻功。因是反清复明派，而被清兵驱赶。她在南逃的途中邂逅“沙毛脚”，两人比武定亲，结果她败于“沙毛脚”，而被封为“沙毛脚二奶”（第二夫人）。沙毛脚二奶善于弄刀舞剑，历经打斗，周身布满了刀剑伤痕。据说，沙毛脚有一次被清兵围困于北海独树根的华光庙，在危难之际，沙毛脚二奶骑了匹高头白马直插重围，翻身越墙，将沙毛脚解救脱险。后来，沙毛脚接受朝廷的招安，出任廉阳水师统带（负责北海一带海防治安的武官）。于1900年，当陈庭辉的母亲三岁之时，沙毛脚被派往斜阳岛征剿海盗，在一次海战中，沙毛脚被炸死丧生。沙毛脚二奶也因此得食朝廷的太平粮（俸禄）。

沙毛脚死后，廉阳水师统带之职曾由其堂弟李基文接替。沙毛脚二奶也亲率水兵直捣匪巢，用海盗的首级祭奠亡夫。据说，沙毛脚二奶原有两件珍贵的兵器：一是传世鸳鸯剑。每当刮风下雨时，此剑鞘会发出星星的响声，挂在房内还能避邪。另一件兵器，是一把几十斤重的大马刀。这口刀不知砍落过多少人头。这两件兵器，1941年日本洗劫北海时已被日本兵劫走。

陈庭辉的父亲陈鸣东，是位高产的父亲。他十六岁结婚，曾先后娶过两个老婆（李家珍和包瑞珍），共生子女二十七（男二十个、女七个）。其中李家珍十五岁结婚，十六岁生仔，三十二岁当阿妈（奶奶），共生养十九个子女。据其大媳妇（陈庭光的妻子杨启珍）说，她家婆以前曾对她说过，家婆一世包生包落共生下三十二个仔女，养成的只有十九个。以前她家婆分娩后四十多天，便又怀孕了，有时年头生一个，年尾落一个。后来，李家珍觉得生育太辛苦了，便纳了一妾给陈鸣东。二奶包瑞珍出身于穷苦人家，比陈鸣东小二十岁，共生下八个子女，养成七人（3子4女）。

陈庭辉是陈鸣东的二少，自幼顽皮好动，脾气较暴躁，故年少时人称其“躁火二”，又名“烧猪脚”（一次他在油炸镬边乱蹦乱跳，被烫伤了脚）。

陈庭辉七岁读书，曾在劳谦五和潘荔峰处读过私塾。潘荔峰是个执教严厉的先生。陈庭辉十三岁左右，有一次潘先生见陈庭辉写字姿势不对，便用戒尺把他头部，用合浦话训道：“你为勿低

广纸执笔写字（你为何这样执笔写字）。”躁火二因此大为恼火，亦大骂先生：“我用勿低姿势写字关你勿低事（我怎样写字与你何关）？”并把课堂挂的孔子画像撕掉，踢翻了讲台。

躁火二因此不敢回家，卖了一只金戒指得十二文大银，便偷自乘搭野鸡车（私家车）去湛江，同车去的还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这军官关照他一起到了广州。陈庭辉原想在广州第二中学寻找他的一个叔伯大哥落脚，因无法寻找下落，故被迫流落码头。那时，适巧碰到有船开往香港，他又想去香港找“佑兴隆”商号的熟人立脚，因香港“佑兴隆”商家经常与陈庭辉父亲的“生泰”商行有生意来往。但当他下船时，发现身上带的大银已被偷光，陈庭辉只好求请船主送他往香港。到香港后，人地生疏，身上剩下的几个铜仙也不能用，后在路上拾到五分钱，买了碗白粥充饥，继续在街上踱来转去，但也问不到“佑兴隆”的下落。有一次，有人答应带他去找那间商号，但跟他走越走越远，当走到一小曲巷时，陈庭辉想到曾有人说过拐卖小孩的事。他怕上当被拐，立即拔腿逃离。后来，走到一个三角码头，那是乞丐的聚集地。有个好心的乞丐见他又饿又累的样子，猜是新来入伍的，便答应第二天带他去见乞丐头入伙，并送一碗剩饭给他吃，陈庭辉见那些碗筷及剩饭都很脏，便硬着肚皮说不饿，不敢吃。

第二天，有一咕哩佬（搬运工）走到码头，拿了张报纸对着陈庭辉及报上的照片看了又看，问他是不是陈庭辉，并说他父亲登报出钱找他，叫陈庭辉跟他去“佑兴隆”。后来，“佑兴隆”商号通知陈鸣东将他领回北海，继续留在潘荔峰处（金鱼巷附近）读私塾。然而，潘荔峰老师再也不敢打他了。随后，他曾在香坪小学（今一小）、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读过书。1934年秋，他前往广州知用中学读初三。

在广州读书期间，他结识了一位比他高一年级，但比他小两岁的女同学陈惠贞。陈惠贞是广西蒙山县人，出身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陈惠贞觉得他性格开朗、身体健康，两人情投意合便爱上了。虽然两人同姓陈，但他们认为岭南大学的校长夫妇也是同姓结婚，况且他们两人的出生地相距较远，因而大胆效法相爱。

然而，陈惠贞的父母却极力反对同姓相恋，但惠贞却能力排家训，在广州沦陷后，她便毅然跟随陈庭辉返回北海。开初，陈庭辉也瞒其父亲说陈惠贞姓泰山秦。结婚后，陈鸣东虽知惠贞也姓陈，但亦不反对。婚后两年，陈庭辉夫妇去蒙山探亲，其岳父对亲友介绍说：“小婿姓泰山秦。”

广州沦陷时，陈庭辉尚有一年学业未学完，回北海后，他又到合浦廉州中学念完高三课程。

1939年，盘踞于涠洲岛的日军经常派飞机骚扰及轰炸北海。为避战乱，于同年10月，陈庭辉偕同家人全部转移到越南的海防经商。在海防华人街，“生泰”家族与广东顺德的梁万珍合股开了一间鸿昌丝庄，从顺德购买生丝到海防转手出售。当时，陈庭辉在丝庄任助理会计。1942年1月至1948年12月，“生泰”家族又与合浦山口的罗承徽在海防合股经营了一间永信金铺，经营黄金首饰买卖。陈庭辉曾一度任金铺的代经理。

在海防经商期间，陈庭辉有二次发财的机遇：

一是贩卖黄金。他利用在金铺经营之便，一方面做公家的生意，一方面又做自己的生意。他自己从香港购买了一部“的士”，与凌世翘及其五弟陈庭槐一起去泰国购买黄金回海防推销，从中捞了一大笔钱。

二是做药材生意。1942年后，日本占领了越南。越南因此不能进口中药材，造成中药货源奇

缺，价钱昂贵。有一次（1945年秋，抗战刚结束），陈庭辉途经芒街准备回国时，见好些人转运药材过境，他探听之后见大有捞头，即跑回头送些黄金首饰给法国佬要了张人情纸（药材进口批文），前后十天，他便赚了五十万西纸（西纸，即法国发行的越南西贡纸币）。随后，他亦陆续做些药材生意。据他生前对林虹（曾任北海市工商联主委、北海市政协副主席）说，他曾花了二三十万西纸去收买法国佬要人情纸，但从药材生意中他约赚了五六百万西纸。

陈庭辉生前曾对其儿子说：“做生意一定要随机应变、珍惜机遇，这样才会赚到钱”。——这大概就是陈庭辉的经商之道吧。

陈庭辉在越南经商九年，他赚了多少钱呢？据他生前对他的朋友吴坤裕说，他在海防约有六百两黄金的资产。据他对林虹说，他曾买一千两黄金租汇丰银行的保险柜偷偷存放在香港。据他的四弟陈庭耀说，陈庭辉在越南赚多少钱具体不清楚，但他在海防有两间屋，卖了之后得六十万西纸，相当于四十万港币，当时值六百两黄金。其中在越南海防市东京街一间卖得十五万西纸，华人街一间卖得四十五万西纸。陈庭耀又说，有一次，陈庭辉存放一百包棉花在香港，其叔父陈守谦一晚将其赌输了，陈庭辉也不究其过。从以上三个人反映的情况看，陈庭辉确实在越南发了财。

陈庭辉家族经营的工商业，其鼎盛时期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家族经营的“普兴”商行改为“生泰”后，主要经营京果、土产、渔船放贷及海味生意。“生泰”放贷的渔船有十多艘。放贷渔船上的一切生产资料均由“生泰”供应，而渔船捕获回的渔货也全由“生泰”经销。“生泰”发达之后，继又开了一间“生泰栈”，经营杂货、海味、五金、京果等生意。约于1934年，“生泰”又开了一间小五金厂，名叫“利民铁厂”，抗战后改为“农工铁厂”，主要制造保险柜，铁门及农业铁器等产品出售。

当时的“生泰”，可算是北海的大户人家，每餐开饭也要坐几台。全家大大小小加上雇请的二十多个工人（生泰铺六人，生泰栈十人，农工铁厂十一人）约有七十多人开饭。

当时的“生泰”，也可算是北海的殷商。其有多少资产呢？据较了解其家族的吴坤裕说，抗战前，“生泰”家族约有十几万两白银的资产。单是房屋就有十二间，其中六房铺（旧市公安局对面）有六间、生泰铺（珠海东201号左右）有三间、生泰栈、农工铁厂（今珠海东市医药公司宿舍）各有一间。

“生泰”家族的衰落，主要因为在四十年代遇到两次重大的经济损失：一是大批洋纱被日本兵劫掠，二是“大北海”轮船遭法国海关的敲诈。

1941年底，“生泰”有一批洋纱存放在香港及海防，香港有二百多包，海防有三百多包。每包纱有四十股，每股洋纱约值四百斤大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疯狂地占领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生泰”存放在海防的洋纱，本来要运往昆明出售的。陈庭光（陈庭辉的大哥）曾运走了一百多包，海防还剩二百包。因没有及时联系运走，结果，存放在海防及香港共400多包洋纱均为日本兵所劫掠，使“生泰”家族蒙受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损失。

1946年，陈鸣东派人运一船大米去海口出售，由陈庭辉的表哥林晃章押运去。在海口，其表哥见有接收船（国民党接收战败国日本的船）要拍卖，陈鸣东得知消息后，想买一艘船经营运输业。开始，陈庭辉不同意买，认为“生泰”家族不懂航运业务，不宜经营。然而，陈鸣东却坚意

要买，因而让林晃亭用约三十万西纸在海口买了一条二百吨的铁壳船。驶回北海时，该铁壳船用木柴作燃料（因在海口找不到煤烧）。后来，该船再从北海驶去越南海防大修。大修费约花七十万西纸。当时，“生泰”财力有限，陈鸣东知其儿子陈庭辉有钱存放在香港，便向他借钱修船，起初，陈庭辉不愿借，觉得这种投资难以见效益。但其父亲说：“我们身家性命都赌注在这条船上了，如若不借，只有死路一条。”迫得陈庭辉只好借钱修船。

1947年，该铁壳船修好后驶回北海，该轮船取名为“大北海”。其价值有成百万西纸。“大北海”轮主要用作北海至越南海防的客货运输。它原是一艘香港九龙关的缉私炮艇，后被日本所劫掠。此船双烟囱、双动机、航速极快。有一次，“大北海”轮船从越南婆沥驶至海防，途中与法国海军部的炮艇相遇，两船暗中竞相争快，结果，“大北海”轮船开足马力，将它甩在后面。从此，法国海军部就注意了“大北海”轮船的动向。

1948年，“大北海”轮船刚靠近海防码头，法国海关即上船搜查，从水手房中查出有军械违禁品“二炮口急”。这是越南海防水手阿虾搞的。海关人员一查船，阿虾便跳下水逃走了。因而，法国海关当即扣留了“大北海”轮船，并把轮船负责人陈庭柱（陈庭辉的八弟）捉去坐监。

“大北海”轮出事时，曾有人向陈鸣东反映，说“大北海”轮有些水手贩运违禁品，建议陈鸣东将其开除。但他们还未有来得及处理便出事了。

出事后，“生泰”花二万西纸请法国律师保释陈庭柱出狱，并请律师向巴黎国际法院告状。“生泰”方面的理由是：违禁品是水手干的，与船主无关，不应罪及船主。但法国海关与“生泰”的官司都各有胜负，相持不下。后来，有个法国佬找“生泰”在海防的管家陈守谦商议，要“生泰”将“大北海”轮卖给法国海关，可还回六十万西纸。“生泰”家族明知法国佬有意挟诈，但告状又是旷日持久的事，以后经营，法国海关也可以随时搞你的鬼，因而“生泰”家族思去想来，还得忍痛答应。结果，“生泰”家族因此大伤元气，景况愈下，酿成陈鸣东三兄弟分家。“大北海”轮，见证了北海民族资本家发展海运业的历史。

分家后，“生泰”家族也祸不单行。1949年6月，驻合浦的国民党保安第一师，简称保一师，指控“生泰”从中国购买煤油和西药转卖给越南共产党，有私通共匪之疑，因而派特务头子陈明寰在珠海东路的生泰栈逮捕了陈鸣东，困于合浦10多天，以他作为人质勒索巨款。保一师的师长叫梁汉明，合浦民众称他为“梁害民”。该师自1948年进驻合浦后，滥杀无辜，绑架勒索，开放赌禁，中饱私囊，对合浦民众危害极大。陈鸣东的家人为了赎回人质，送去了4包洋纱给国民党的保安第一师，也花了很多钱疏通有关人员，才能将陈鸣东赎回北海。

分家后，陈鸣东独自经营，但财力不足。为了振兴“生泰”家业，他要求陈庭辉回北海掌家，把资产转回。陈庭辉虽然因“大北海”轮败了些财，但还有很多钱。他原想留在香港捞世界，然而，为了不抗父命，他还是回北海出任“生泰”进出口商的经理。

土改时，陈庭辉的家庭有房屋四间，土地十亩，每年出租得稻谷两千市斤。其经营的土产什货等生意，共有资金十万元。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解放后，陈鸣东继续以“生泰栈”商号做鸭毛、京果、土特产等出口生意。1956年5月，才转为公私合营。1958年12月，北海企业家陈鸣东因病去世，终年六十二岁。

解放之初，北海原有的国光电影院和永光电影院都已歇业了。为了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钦

廉专署（当时驻地在北海）的宣传部副部长林施均，有一次奉首长的指示到北海市工商联找有关商人开会，商议筹办一间新的专业电影院。参加会议的商人有：吴坤裕、陈庭辉、苏金四、刘吉甫、劳波禧、劳炳光等人。会议决定，为开办一间电影院采用发行股票、公私合营的股份形式来筹措资金，并指定由吴坤裕等人负责修理原娱乐戏院作为新的电影院，由陈庭辉负责从香港定购放映机。

解放初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物资禁运。为了购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放映机——英国出产的 GK—21 型 35mm 放映座机，陈庭辉曾几次奔跑至广州和香港联系。有一次，他从澳门偷渡去香港提取电影提机时，还被澳门警察囚禁了一夜。在香港，他通过朋友朱磷书的帮助，自己也花了不少钱，去买通负责签证的英国佬及香港的黑社会才能把影机及时地偷运回国。

1952 年 1 月 27 日，北海解放后的第一间电影院正式开业。陈庭辉是该院的第一任代经理，也是这间股份电影院的历届私股董事之一。

1953 年至 1955 年，陈庭辉是北海市进出口贸易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对外贸易事务。

1956 年，对外进出口商务均为政府所垄断。陈庭辉只好将资本转向北海市公私合营的畜牧场，并担任该场的副场长。为了发展奶品生产，他曾到广州农学院选购三头荷兰良种奶牛、五十多只瑞士羊，并建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如饲养的配方、挤奶的时间安排等，因而奶牛的出奶率很高，每头奶牛每日出奶七十市斤。

1956 年 12 月 29 日，为了加强对人民电影院的管理，北海市人民委员会调陈庭辉回北海人民电影院任副经理、兼私方代表。他到电影院后，积极筹建一间新的电影院。他曾与城建科的陈瑞文和市建筑公司的工程师邓仰吾一起到湛江、海口、广州等地，考察了十三间电影院的院房设计，最后综合各院的长处，由邓仰吾设计一间新的电影院。当时，影院的筹建工作具体由陈庭辉和影院的公方代表王有和负责。该院于 1957 年 12 月 24 日动工，1958 年 7 月 1 日建成开业。该院（今人民电影院）的建成，凝聚了陈庭辉的不少心血。

1976 年 7 月，为了满足群众对电影的迫切要求，在北海市委及广西区电影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北海一间可容四千五百个座位的新桥露天电影院，在建设北路（今四川北路）的东侧破土动工，直至 1978 年 11 月下旬建成开业。在此期间，陈庭辉虽然已到退休年龄，身体也有病，但为了建好这间影院，他仍抱病参加填坑工程及影院的筹建工作。当时，在影院的座位设置及建造上，曾一时众说纷纭。陈庭辉曾提出，影院的座位设置应采用水波浪式建造，而不要用梯级式建造，这样，既可节省基建投资，又可缩短建设周期。这个合理化建议曾得到有关领导的赞许，在实践中也是成功的。露天电影院成后，陈庭辉便安心病休了，并于 1979 年 9 月 1 日正式退休。

陈庭辉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搞电影工作的，另一半时间是搞商务工作的。他曾被选为北海市工商联第二届及第七届的副主任委员，也任过五届执行委员。

陈庭辉退休之后，尚壮心不已。凭着他多年的经商经验及在港澳的朋友关系，他曾协助市工商联办了三个经商机构。一是“民联贸易商店”。主要经营中土药材供外贸出口，客户由该店联系。该店在经营两年中曾创汇八十七万港元。二是“华益贸易公司”。也是经营中土药材，并与市外贸局联营。两年半时间该公司共进出口十八批药材，盈利二至三万元，创汇三十多万港元。三是“经济咨询服务公司”。这是专为经商者提供经济信息，牵线搭桥的机构。该公司曾介绍港商与北海市

外贸交易了三百二十万条麻包袋，创汇一百二十万美元。“咨询服务公司”得手续费一万二千元。以上办的三个经商机构，都是陈庭辉任经理，主要的生意都是他牵线拍板的。

据熟悉陈庭辉的人说，陈庭辉的事业心及工作责任心都很强。他每办一件事，都竭尽全力去把它办好。如1987年初，那时他已重病在身，但为了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在调整及理顾客货供求关系上，陈庭辉作了很大努力。在麻包交易中，香港客商提出因故需推迟一个月交货，而我方却坚持按签约时间出口，否则出口批文过期。这个矛盾如果调整不好，这单创汇一百二十万美元的生意就因此夭折。陈庭辉知悉后，不顾身患重病，积极依靠工商联及其他同志与北海海关联系，双方坦诚沟通，成功交易。

陈庭辉在青年时代，是个体育爱好者，他对篮球、排球、游泳等活动都有兴趣。同时，他又是一个仗义疏财、乐于为公益事业出力的人。1951年及1952年初，陈庭辉去香港是提取电影机，以及请香港技师来北海安装影机时，为了公益事业，他个人约花费了三千多港元。1952年，他在电影院出任代经理期间也是没有报酬的，但他却以此为乐，积极奉献。在越南经商期间，他曾给钱凌世翘做生意。1953年，凌世翘在广州得病时，也曾得到陈庭辉的帮助。后来，凌世翘迁居香港，在填海造地工程中发了财，赚得二千至三千万港币而发迹起家，开了一间“侨兴发展有限公司”。陈庭辉在工商联经商期间，大多生意也是通过凌世翘、朱磷书（香港商人）等老朋友的关系而促成的。陈庭辉也很关心桑梓的文化事业。1948年，他曾出资修建家乡的赤壁小学，还买了一片松山供小学使用。

1986年3月28日，为了联系生意，沟通关系，市工商联曾派陈庭辉夫妇前往香港探亲访友、联络感情、寻找商业信息。陈庭辉的爱人陈惠贞，亦有好些亲属在香港、英国、加拿大等处。

1987年4月17日早上，当陈庭辉高兴地听到三百二十万条麻袋已安全运抵香港后的第三天，桑榆苦晚，无情的肺癌吞噬了陈庭辉的生命，终年七十一岁。

4月19日，陈庭辉追悼会在市殡仪馆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市政协、统战部等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其生前友好和亲属等几百人。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林虹，在悼词中高度赞扬陈庭辉为发展北海的对外贸易及北海的文化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